



上海海洋大学
一流学科文化著作项目

沧海钩沉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

滕新贤 著

OCEAN TREASURE

A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Literature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海洋大学

一流学科文化著作项目

沧海钩沉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

滕新贤 著

OCEAN TREASURE

A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Literature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海钩沉：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滕新贤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12
ISBN 978-7-5426-6534-8

I. ①沧… II. ①滕…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5561 号

沧海钩沉——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

著 者 / 滕新贤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6534-8/I·1470

定 价 / 49.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编审委员会成员



主 编 吴嘉敏 程裕东

副主编 汪歙萍 郑卫东

编委成员 张宗恩 江卫平 陈 慧 张 敏 岑伟平
王明华 程彦楠 俞 渊 韩振芳 杨妍艳
钟俊生 宁 波 屈琳琳 叶 鸣 刘 伟

总序

浩瀚深邃的海洋，孕育了她海纳百川、勤朴忠实的品格；变化万千的风浪，塑造了她勇立潮头、搏浪天涯的情怀。作为多科性应用研究型高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是张謇、黄炎培1912年创建于上海吴淞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52年升格为中国第一所本科水产高校——上海水产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2008年更为现名。2017年9月，学校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为水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水产学科又获A+评级。作为国内第一所水产本科院校，学校拥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教授，培养出一大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杰出人才，在海洋、水产、食品等不同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百余年来，学校始终接续“渔界所至、海权所在”的创校使命，始终践行“勤朴忠实”的校训精神，始终坚持“把论文写在世界的大洋大海和祖国的江河湖泊上”的办学传统，围绕“水域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和地球环境与生态保护”学科建设主线，积极践行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双重使命，不断落实深化格局转型和质量提高的双重任务，不断增强高度诠释“生物资源、地球环境、人类社会”的能力，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特色大学，水产、海洋、食品三大主干学科整体进入世界一

流，并形成一流师资队伍、一流科教平台、一流科技成果、一流教学体系，谱写中国梦海大梦新的篇章！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国务院印发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无论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还是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都对各高校如何有效传承与创新优秀文化提出了新要求、作了新部署。

大学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建设，是推动大学内涵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高校肩负着以丰富的人文知识教育学生、以优秀的传统文化熏陶学生、以崭新的现代文化理念塑造学生、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引领学生的重要职责。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可以进一步明确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办学层次和服务社会等深层次问题，内聚人心外塑形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社会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学校以水产学科成功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契机，将一流学科建设为引领的大学文化建设作为海大新百年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凝聚人心提振精神的重要抓手，努力构建与世界一流特色大学相适应的文化遗产

与创新体系。以“凝聚海洋力量，塑造海洋形象”为宗旨，以繁荣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建设和谐校园为主线，重点梳理一流学科发展历程，整理各历史阶段学科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事例、文献史料，撰写学科史、专业史、课程史、人物史志、优秀校友成果展等，将出版《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学科史（养殖篇）》《上海海洋大学档案里的捕捞学》《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史》《中国鱿钓渔业发展史》《百年食品风云——口述食品学科史》《为维护海洋权益，我们愿奉献一生》《沧海钩沉：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研究》《盐与海洋文化》、报告文学《上善若水》等专著20余部，切实增强学科文化自信，讲好一流学科精彩故事，传播一流学科好声音，为学校改革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新征程呼唤新作为。面向新时代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目标要求，今后学校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主动对接国家“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粮食安全”“实施乡村振兴”等战略需求，按照“一条主线、五大工程、六项措施”的工作思路，稳步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实现内涵发展，全面开启学校建设世界一流特色大学的新征程，在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地方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记 吴嘉敏

自序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蔚蓝色地球上,海洋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与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浩瀚的海洋在带给人们巨大心灵震撼的同时,也深深触动着人们的审美情感。海洋既是风平浪静的,又是波澜壮阔的;它既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又赐予人类无穷的财富。而当海洋的各种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的审美情感相碰撞时,具有丰富内涵的海洋意象、文学作品便相继诞生了。

在土地资源日益匮乏,国际合作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有关海洋及海洋文化的研究也日趋升温。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后,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然而热中有冷的是,关于中国海洋文学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对于什么是海洋文学,无论英美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都颇多争议。在国内,自1975年中国台湾学者朱学恕在《大海洋》诗刊创刊词中第一次提出“海洋文学”这个概念起,直到现在,学术界对于“海洋文学”仍旧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研究者们公认:海洋文学是一种题材性的类型文学,中国海洋文学自古就存在,它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理解和想象。拙作对于“海洋文学”的界定也是如此。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海洋文学亦是生生不

息。早在先秦时代,中国海洋文学的薪火就已经悄悄燃起,到唐宋元时期更呈光耀千古的燎原之势。整个古代,中国海洋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灿若群星,堪称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中的华彩篇章。

然而至今为止,我国从事海洋文学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专门从事海洋文学研究者则更少。其中较为知名的中国海洋文学研究者仅有福州工人业余大学赵君尧、浙江海洋大学倪浓水、柳和勇等寥寥数人。与研究者为数不多相对应的,目前关于海洋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够丰富。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方面,仅有赵君尧的《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海洋出版社2009年)、倪浓水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与文化》(海洋出版社2012年)、张放的《海洋文学简史》(巴蜀书社2015年)等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面世。同时,有关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也不多,且其中不乏偶尔涉猎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所作,文中多有知识性舛误。

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之所以会成为海洋文化研究中的冷门,个人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许多学者受西方主流观念的影响,对中国海洋文学缺乏正确认知及文化自信,不愿投身其中。自称对中国文明有着深入研究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基于地理环境因素而提出“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的概念,将中国文明归为前者,并在其《历史哲学》中称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由于黑格尔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这一判断2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国际文化学和文化史学界。记得2013年,笔者曾向上海市教委申报了一项关于中国海洋文学研究的课题,按照要求赴市区答辩。在经过5、6个小时的路途奔波与等待后,我信心满满地走进答辩室。还未坐定,答辩组长就以极为不屑的语气对我申报的课题判处了死刑——“还‘中国海洋文学’?我告诉你,中国根本没有海洋文化!你连黑格尔的著作都没有读过吗!”然后根本不给我陈述机会便不耐烦地大喊“下一个!”这位专家来自何处,我早已忘记了。但其言行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位在高校领域略为知名的学者(笔者估计),他的态度实际上也一定

程度地代表了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中国海洋文化乃至海洋文学的态度。这种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彻底否定,无疑严重影响了人们投身中国海洋文学研究的积极性。二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资料非常分散,也为海洋文学的研究带来了较多困难。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文学典籍浩如烟海。而海洋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虽然有独立成书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作品,但更多的资料却如颗颗明珠散落于大海之中,寻找起来相当不易,更遑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正是由于有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极为繁重,研究者们难以拨雾见月,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海洋文学作品数量寥寥且质量不高,甚至“感觉黑格尔在他涵盖地理文明的哲学论述中所持的观点仍旧持久有效,轻易推他不翻。”^①这实在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笔者早在2003年即有志于从事海洋文学研究,然因多年间居无定所,狼狈辗转,不得不搁置此志庸碌奔波,直至2009年有一陋室后方正式踏足这一领域。其后不久又因其他原因而不得不中止研究。近年来,尽管忙于公共课的教学工作,然而疲惫之余总是难忘初衷,一直默默关注着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各种动态,从未中止过对海洋文学资料的收集及整理工作。春末,欣闻我校欲出版一批海洋文化专著,立即请缨。有幸得到这一机会,不禁欣欣然,惶惶然,兴奋之余深恐辜负了学校有关部门的信任。整整一个暑期,因身体孱弱不能开空调,终日在电脑前汗流浹背,然而乐在其中。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云,“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实在是道尽了笔者当下的惶恐。尽管平时阅读国内海洋文学研究成果时屡屡发现其中的纰漏,但我自知无论才力还是学识,我都实在太过平凡。至少就目前来说,我还无力写出一部掣鲸鱼于碧海的著作。古人曾担忧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著作恐怕要沦为覆瓿之用,笔者估计拙作大概也难逃此

^① 张放:《海洋文学简史》,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56页。

厄。虽是如此，仍不悔当初的自荐。

鉴于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海洋文学的“史”类著作，只有四川大学张放先生的《海洋文学简史》一部，且其中未对中国海洋文学作系统性描述，也未对不同时期的海洋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进行整体介绍，因而拙作虽是阐述个人观点，但在体例上参考了文学通史的写法。在论述拙见的同时，尽可能地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发展作较为全面、完整的概要介绍，以期能够体现出中国海洋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不同时期的海洋文学风貌，供初涉足本领域的学者们参考。当然，以一部不足30万字的书稿来描述从先秦到晚清中国海洋文学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许多没有观照到的问题。笔者自知才力有限，加之写作时间较为仓促，对有些问题的研究未能深入，因而不敢对拙作以“史”命名。能借学校学科建设的机会为中国海洋文学研究出一份力，填补些空白，于我而言已是幸事。若有抛砖引玉之功，则更是荣幸。愿今后能有机会进一步做些专题性研究，为中国海洋文学研究续尽绵薄之力。

滕新贤

2018年9月

目 录

总序 / 1

自序 /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海洋文学滥觞 / 1

第一节 创世纪神话的海洋情结 / 4

第二节 先秦的海神与海洋观念 / 10

第三节 诸子著作中的波光涛声 / 15

第四节 风骚中透射的海洋曙光 / 38

第五节 石破天惊的《山海经》 / 48

第二章 昂扬迈进的秦汉海洋文学 / 63

第一节 秦汉帝国的海疆与海外交流 / 63

第二节 海洋意象正式登场的骚体诗 / 66

第三节 由观潮到游海的汉代散体赋 / 70

第四节 真挚质朴的两汉海洋古体诗 / 95

第三章 勃发的魏晋六朝海洋文学 / 102

第一节 黑暗苦难中怒放的海洋奇葩 / 102

第二节 从遥望到亲历的海赋创作潮 / 107

第三节 巫风宗教影响下的海洋志怪 / 121

第四节 文学自觉中突起的海洋诗歌 / 130

第四章 异彩纷呈的隋唐海洋文学 / 133

- 第一节 隋唐海洋文化的发展概况 / 133
- 第二节 绚丽多彩的唐代海洋诗歌 / 136
- 第三节 情系苍生的中唐海洋散文 / 151
- 第四节 众体兼备的唐代海洋传奇 / 153

第五章 蔚然大观的宋元海洋文学 / 160

- 第一节 宋元海洋文化的发展概况 / 160
- 第二节 观潮盛于览海的海洋词作 / 165
- 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宋元海洋诗歌 / 169
- 第四节 包罗世态的宋元海洋小说 / 180
- 第五节 无畏挑战的元代海洋戏剧 / 194

第六章 徘徊守成的明代海洋文学 / 199

- 第一节 海洋政治文化的发展概况 / 199
- 第二节 瑰丽与悲壮并存的海洋诗 / 203
- 第三节 变虚浮为征实的明代海赋 / 210
- 第四节 体现市井趣味的海洋小说 / 214

第七章 余晖映照的清代海洋文学 / 223

- 第一节 清代海洋文化发展概况 / 223
- 第二节 因循中崛起的海洋诗歌 / 225
- 第三节 诗化与写实的恢弘海赋 / 229
- 第四节 亦梦亦醒中的海洋小说 / 232

参考书目 / 245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海洋文学滥觞

先秦,即秦代之前。从广义上来说,它是从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历经三皇五帝时代,一直到战国结束为止的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时期可谓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从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科学水平不高,神权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果按照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来推测的话,它应该是中华文化的蹒跚学步阶段。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却创造出了足以令后世许多时代望尘莫及的灿烂文化。从成就方面来看,它无疑是中华文化的巨人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期。尤其是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群雄争霸,代表着各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试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来对宇宙、对社会、对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做出合理解释,并提出相应的社会政治主张及人生理想模式。他们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文化领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其文化成果以及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文化中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老子、孔子、墨翟、孟子、庄子、韩非等文化巨人的思想光辉是后世很多时期的思想家们所难以企及的。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自其成熟之时起,就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着重要影响。

然而这个时期的海洋文学却显得相当尴尬——就我国目前已出版

的关于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论著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先秦时期,而自秦汉时期开始谈起。少数论及了先秦海洋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多半只谈《山海经》和《庄子·逍遥游》,对其他的先秦作品很少提及。

是否我国先秦时期的海洋文学作品为数极少、乏善可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远古时代的海洋神话,到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时期的《尚书》《诗经》,再到战国时代的《列子》《庄子》《左传》《山海经》,我们从中不难看到先秦先民们对于海洋的感悟、描绘、探索,也不难探测到海洋文学的曙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先秦时期的海洋文学在今天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笔者以为这与世界文化的发展特点、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我国文学迥异于西方文学的个性特点有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文化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以一种综合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我国也不例外。在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诗乐舞一体。因而,我们几乎无法从先秦典籍中找到类似于今天所谓“纯文学”一类的作品。如《庄子》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而《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史学著作。在文化类型日趋细致的今天,将这些在许多人头脑中已经定型为哲学著作、历史著作的典籍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似乎总有些攀附之嫌;而众多对于文化发展特点不甚了解的读者也很难认可这些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兼有文学作品的性质。因而,避而不谈、含糊其辞便成了最简单、最不易引起争议的办法。

除此之外,我国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也是先秦海洋文学遇冷的主要原因之一。纵观中外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学看重叙事,而中国文学则推崇抒情。在叙事文学作品繁盛的基础上,西方诞生了以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为代表的文学理论体系;而我国则在抒情文学作品郁博的土壤中形成了以意境、韵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两类理论各有特色,本是各有所长,可以互补长短的。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已经浸染到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并且在文化领域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西方文学理论也随之在世界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

面,而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学理论则被彻底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有关文学理论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的,以至于大多数专业人士也已习惯于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审视和评判我国的古代文学。在这种评判标准之下,先秦海洋文学中除了《山海经》《庄子·逍遥游》等屈指可数的几篇叙事意味较浓的作品外,的确乏善可陈。

笔者认为,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我国先秦时期的海洋文学成就,首先必须正视并尊重人类文化发展早期文史哲相互糅合、共存并生的特点,尊重中国文学自身独特的审美趣味。

先秦海洋文学源远流长。无论是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时期的上古神话、上古歌谣,还是《诗经》《楚辞》《山海经》《庄子》《左传》以及其他先秦诸子之作,无不透射着海洋文明的光辉。浩瀚无边的海洋既激发起先民们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也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欢乐和收获,促使他们不断地探索海洋、描绘海洋、歌颂海洋。那些透射着海洋文明光辉的神话、歌谣、散文,无不印刻着先民们走向海洋的心路,展示着他们上下求索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石破天惊的智慧,高远宏大的梦想。它们不仅反映了先秦时期先民们对于海洋的情感态度和认知水平,更体现了他们执着的精神追求。

成书于东周时期的《禹贡》是我国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所谓《禹贡》,即大禹所作的一件贡品。其中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海洋,但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古代先民对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外交流、海洋物产的痕迹。如,“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明确了中华文明的声威教化播及沿海等地,而“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嶧豳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不江,入于海。导沅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滎;东出于陶丘北,又

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等记载，则以列举的方式揭示出百川归海的客观规律。“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更是明确地记录了海滨的盐场资源以及海洋所带来的丰富海产品。尽管《禹贡》中的叙述极为客观、平淡，然而正如南朝文艺批评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知音》中所指出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透过《禹贡》中这些貌似平淡的言辞，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真切地感受到先民们对于本族文化输出到沿海偏远地区的自豪，以及他们从大海中获得大自然恩赐时的感激之情。

第一节 创世纪神话的海洋情结

在先秦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的认识能力与思维水平都非常有限。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中的许多现象都感到新奇与不可思议。他们试图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推理来对世间万物做出“合理”的解释，神话便因此而诞生了。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神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是人类原始时期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神话的内容在今人看来往往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却是为人们所笃信不疑的。神话中蕴含着先民们对于宇宙的观察和认识，是他们在特定的宇宙观念支配下所生发的想象，反映了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看法。我国幅员辽阔，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个神话谱系。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由于时代更迭，战乱纷扰，以及“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等思想的影响，我国最早也最重要的汉族神话（北部神话）只在《列子》《庄子》《山海经》《管子》等古籍中保存下来些许片断，中部神话、南部神话也多有散失，神话谱系变得残缺不全。后世虽屡有文人倾力进行收集整理，但所辑者多为零散记述，无法恢复其原有的完整面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